

七月文叢

胡風編

受
苦
人

孔
厥

・一九四九・

第七卷 受 苦 人

作 者 編 者 發 行 人 出 版 者 印 刷 者 刊 行 期

孔

胡

俞

海

上海中央街二四號二一室
北京宣內智義伯大院一五號

光 藝 印 刷 廠
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

一九四九年十月再版

★有版權★

鴻

燕 書

店

模

風

厥

總 (12) 七 (1: 02) (2001-4000)

題記

「受苦人」是陝北七話「農民」的意思；用來作書名，是因爲這裏大部份人物，都是陝北的農民。不過，自從革命以來，陝北的農民翻了身，「受苦人」這名詞，跟着也失去了原來的意思，而祇是一個傳統的習慣語了；然而，它卻自有它的歷史意義的。至於這裏另一部份人物，如過來人和追求者們，也未嘗不是「受苦」的人呢。

孔厥

一九四六年春於延安

目次

調查……………一

收銷……………七

*

過來人……………二四

追求者……………四七

老人……………八〇

朱苦鬼……………九六

*

老會長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郝二虎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鳳仙花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二娃子……………一三六

受苦人……………一四六

父子倆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*

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……………一七四

插圖（古元作木刻六幅）：

「鳳仙花，惡鬼抓住她！」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「老子借錢來你偷！」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紅口白牙說定的，白紙黑字寫下的！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
「……跟小姨子養娃，養下娃娃不叫大……」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女參議員折聚英……………一七四

「……可就要把她們解放呀！」……………一八六

調查

這女人斜躺在炕上抽大煙，一粒火光照着她那發青的臉：顴肉收進去，眼潭陰黑，太陽穴貼着兩片生薑，額角上繞着一塊白布，宛如害了大病一般。

門開了，一片月光裏面，一高一矮的站着兩個人，看不清面孔，只見大衣領子的皮毛，在銀亮的放光。女人放下煙具，尖尖的小腳向上一翹，豎起了半個身子。她聽見這樣的話：

「不錯，就在這裏了。」

「進去。」

女人看他們帽子的式樣，知道是軍人。她吩咐：

「門帶上了。」

「不，」一個答，「開着好一點。」

女人覺得奇怪，她挑亮了油燈，看見那高大的一個，皮大衣僅及膝彎，兩手插在口袋裏，也不對她瞧一眼，就在屋子裏來回踱着，紅胖的臉一忽暗，一忽亮。另一個似乎遲疑了一下，走近炕邊，站在女人的對面，兩手將皮大衣更緊的裹着身體，只露出微俯的額，和兩隻黑亮的眼。

他說：「老鄉，對不起，今天打攪你了。」

女人斜睨着他，嗤的笑出來，說：

「別講這種話，快上炕吧！」

她想錯了，小心的解下頭上白布，梳得光光的鬚髮上，有一朵紅的紙花。已經枯乾了的生薑片，也從太陽穴取下來。頓時她年輕了十歲。還掀開覆在腰部以下的棉毯，露出惹眼的花褲子，和紅綢的腰帶……

「你對她說明呀！」踱着的人急躁的說。

「是的，不，」另一個不好意思的制止女人。「老鄉，我們來，是有別一件事情。我們想

要知道，昨夜誰到這兒來了。」

「可別怕，你說了跟你沒有關係的，」高個子補充着，安慰着；他依舊不瞧女人一眼，兀自在凹凸不平的泥地上顛躓。「我們不過要知道一下，」他再三的聲明。

女人愕然了，張開着兩排黃黑的牙齒，經過了好久時間；後來她一字一字慢吞吞的說：

「我——道——是——什——麼——事——情！」略微埋怨的躺了下去。

「怎麼？她不說嗎？」高個子站定了，第一次對着女人，兩條粗黑的眉毛壓下在眼上，注望着。回答是：「此此此——」抽煙的聲音。

那青色煙霧的臭味，使炕邊的一個皺了眉；他思慮的看着自己的腳尖在地上畫圈，一邊勸告着：

「老鄉，說吧！你說了出來，沒有你的事。山西『破鞋』（按即私娼）也多得很……你們是做生意；可是我們呢，爲了公事……」

女人不做聲，又過了好一會，卻把一筒裝好的大煙遞給炕邊的那人，那人拒絕了：

「我不會抽。」

「你們八路軍真是……」

「不……老鄉，只等你說了出來，我們就要回去。我們的時間不多，請你快告訴……」

女人苦着臉：「幹嗎你們要爲難我呢？昨夜又沒有人來！」

高個子卻提示着：「是官長呢還是小兵？是第幾營第幾連的是怎樣高怎樣低，怎樣的面孔？」

女人又噗嗤的笑了，眼珠子迷人的對他一瞟，說：

「誰知道還不是一樣的人！」

「一樣的人！」

「我忘了。誰記得清也許不是你們的人……哼！人家馬隊（註）倒常來的；你們八路軍就是不來！」

高個子耐不住了：「你說不說？」

女人冤枉着臉：「我不知道末！」

「唉！」高個子蹬一下腳，重復在屋子裏來回的踱走。「你是不明白，真要命！你再不說，

你真是……你忍心看我們好好的隊伍有個壞蛋嗎！我們從來不允許這種事情的！」

炕邊的一個却還耐性的勸告着：

「說吧，老鄉。我們知道了，又不會去責罰他！你知道的，我們八路軍，不行打人，不行罵人，我們不過去勸勸他：爲了打日本，大家不能不吃苦些；不然的話……像這樣的事情……那我們的隊伍，還成什麼八路軍！就說你吧，老鄉。你……其實……哪怕日子過不下……也可以找個工作做做呀……在八路軍裏……」

女人卻像睡着了；慢慢的又張開朦朧的媚眼，沒有精神似的，眼珠一轉又閉上了。屋子裏昏沉沉的，只門檻裏地上那一方月光，分外的明亮。驀地，有一個黑影閃進來。

「誰？」兩個同時爆發的聲音。

溜進來的那人驚呆了，因爲是新兵，一時還認不清；但他終於認清了，突然的併緊兩腿，喊一聲「敬禮！」右手貼在帽舌上。他那絡腮鬚子的瘦長臉，黑裏泛起了羞慚和恐慌的紅潮；兩個人也仔細的看他，才知道是新來的炊事員。

「喔！原來是你！」

但想不到炕上起了哭聲，就像她前兩次笑出來——一樣的突兀。

然而女人的耳朵，卻並不被自己的哭聲所蒙蔽，她聽着，終於聽見這樣的話：

「不要這樣站着吧，快回去，指導員在尋你上課呢！」

「噯，咱倆也快走吧，我實在受不了！」

「不，」另一個放低聲音，說，「這女的，我們該想法子救她，爭取她……」

女人聽了這樣的話，忽然真的哭了。

她翻身，起來……

（註）「馬隊」：這裡指當地騎X軍

一九三九年一月

收鎗

賣鎗的來了，時候是半夜。楊歧山應了一聲，在黑暗中跳下炕，推了推睡着的夥計，趕忙將獺皮帽戴上，短皮襖裹緊，跑去開門。

門外亮一些。灰白的天空下面，顯出門前那棵老槐樹的墨黑粗蠢的枝幹。兩個模糊的人影，背景是廣闊寂靜的原野；他們，在微風吹過的白楊蕭蕭聲中，都發出喘息；各人身旁自行車車輪的新鋼條，散射着白光。

聽見門開，其中一個問：「是楊老大嗎？」

楊歧山聽那粗洪的聲音，看那高大的身材，早知是秦二保；卻望着另外一個人影，詫異地問：

「你同着誰？」

回答說：「今兒我們趙老板來了。」

楊歧山很疑惑。正巧屋內射出燈光來，他橫跨一步，黑影便從賣鎗的身上滑開。他看見那老板是個矮小的人，頭上戴着太小的破氈帽，身上穿着太大的破棉袍，一望而知是故意的裝扮；他的面孔又黃又瘦，鼻子很長很尖，而眉毛粗黑，兩粒小眼珠極明亮，也在審察對方。

「好極了！」楊說。「歡迎歡迎！請進吧！」

四個車胎全給壓得扁扁地，從門檻上滾過。楊歧山警着那車槓上和車後座上長長短短的大包小紮，心裏盤算着，關上了門。

*

「且慢！」老板制止秦二保。那邊秦二保剛剛彎腰，動手解貨包；聽喊，便回轉頭來，黑油的臉上，兩隻眼睛滑稽地眨白，嘻開嘴，疑問地對老板望。

趙老板坐在炕桌邊，破氈帽放在油燈旁。剛剛搔了一會光頭皮，和楊歧山隔桌來往了幾句客套，現在又翹起「蘭花指」，嗅了三撮鼻煙，沒有對秦二保看，嘶啞的喉嚨又說了兩

個字：

「別——慌！」

聽了他的話，楊歧山的眼睛細了起來，平靜地微笑着，對秦二保說：

「對！歇歇吧！咱們談談！」

這時，正在好奇地捏捏這包，摸摸那紮的，楊的夥計，一個永是像生氣般凸出厚嘴唇的年輕人，便也避忌的縮了手。

秦二保笑着，豎直了高大的身體，拉下纏頭巾，在後頸上擦拭，宛如一個爲難的人搔着頭皮一樣。他一面慢慢地走到炕前，一面瞟着楊歧山，扮了個鬼臉，又望着老板。

各人的心裏全明白；就只等老板開口。

趙老板藏了鼻煙壺，又掏出煙管抽煙。默默地，似乎在斟酌什麼話。楊歧山等不及，正想先說，忽地老板抬頭問：

「前兩批貨都收到嗎？」

楊點頭：「都收到了。」

「數足不足？」

楊又點頭：「足。」

「貨好吧？」

楊微笑。

老板仍抽煙。又敲去煙灰，重裝新煙；一面嘶啞地，發起牢騷來：

「噯！平川（註二）地方，做這行買賣，可真不容易吶！皇軍嗎，查得緊！老百姓嗎，藏得緊！（註二）別說好貨少，就是壞貨也難得！」

楊問：「今兒路上沒遭遇麻煩吧？」

老板搖頭像回答，又像感嘆——

「難！現在在平川掏貨呵，嚇，秦二保知道，要什麼本錢！」

說着他的嘴關了起來，瞥一眼秦二保。秦二保便裝出同情的神氣，對他點頭；過後又笑着望楊歧山。楊早知道：老板和太原偽警察局暗下有勾結，在民間搜鎗，硬搶軟騙，從來不費一個錢。他用眼珠對老板有含蓄地笑着，好像說：「彼此心照不宣吧！」一面卻打算：怎麼使

貨能到手呢？卻不防老板突然問：

「今兒老大預備付多少錢？」

這卻使楊歧山差點被問住。老板正伸出頸項，抬起眉毛——鼻子就似乎拉得更長，睜着兩粒黃晶晶的眼珠，緊逼地盯着他。他來不及想，早已滿不在乎地大笑起來：

「哈哈！是不是老板不放心？」

「不是那個話！」老板沉着地。「你老，大明白人，知道做買賣難，我們本小利微，要得維持下去呀！」

「我卻要拆老板的台呢！」

「嚇！我才放心吶！瞧給你家一次賒，二次欠的，今兒又來第三次！要不是你老大，換了別個人，怎麼樣？哼！你問秦二保！」

秦二保笑着說：「那是錢來了貨去，沒什麼說的！」

「哦！」老板得了證明似地，瞧着楊歧山。

楊歧山早又很坦然。在麕皮帽下，在羔皮領裏，他那寬大的臉上，仍眯着眼睛微笑；抿緊

的嘴角，也加深了和藹的笑渦。連昏黃的燈光在他臉上都發紅，他優雅得就像紳士一樣。現在又讚賞地，對老板點頭：

「對！只要你相信就好了！」

「相信是相信；你今兒還不付錢嗎？」

楊張大眼睛，不禁又笑起來：

「你叫我怎麼說呢？你知道，錢是不算多；就加上這一次，纔不上千吧？可是今兒卻沒有！」

「還是沒有！」

「老老實實還得——」楊伸出一手翻轉。

「十天？」

「十天！」

「他想賴！」趙老板心裏想，氣得不說話；白着眼，別轉臉去，瞪着秦二保。

秦二保搭訕道：「這可怎麼辦呀！前二回我給老大拍胸，老板都相信，那是爲的老大跟